

联合国 大会

UN LIBRARY



8 1672
COLLECTION

Distr.
GENERAL

A/9849
8 November 1974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二十九届会议
议程项目 37

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

种族隔离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八日给秘书长的信

我谨请递送种族隔离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八日在特别委员会第二九五次会议所提出的有关南非种族隔离问题最近发展情形的声明的案文。

按照特别委员会的决定，我谨请将这个声明作为大会文件发表。

种族隔离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
(签名) 埃德温·奥格贝·奥格布

74-30180

附件

种族隔离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所提关于南非的“计谋”的声明

在我们向大会所提的上一个报告中，我们强调国际方面根除种族隔离的努力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葡管领土内的发展已剧烈改变了南部非洲的情况。南非政权现在比以前更为孤立，而国际方面反对种族隔离的运动愈来愈强大，这一部分是由于这个委员会从事的活动。

这个新的情况照我看来，对国际社会，对南非人民，都是一种考验，对南非的少数白种人也是一样。

在过去的两个月间，大会内关于全权证书问题的压倒的票数和安全理事会内的辩论都戏剧性地证明了南非政权的孤立。它现在仍然逗留在联合国内，不过是因为三个西方大国的票数，它们应用了否决权。许多较小的西方国家，因为与南非政权有传统的关系，但是已经承认它没有权利作为联合国会员国。

面对这种孤立，南非政权现在要使世界相信它在政策上即将大有改变。会员国或许已经看到关于沃斯特先生两三天以前所作、吁请让他有几个月的时间施行变更的那项声明的报道，和他们的外交部长昨天的声明。

如果这些声明确实是表示和平解决的真正愿望，我们当然感到很愉快。联合国，非洲统一组织及解放运动本身多年来一直坚持和平解决，因为它们都深切认识另一条途径便是种族流血冲突，对南非内外都有严重的后果。遭受痛苦的人民将不只是南非的黑色人民，白人社区也不能免。

几个星期以前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国家元首雅库布·戈翁接纳南非反对派进步党方面的国会人士。他乘此机会告诉南非，非洲各国和非洲人民并不反对白人，而是反对种族隔离政策，反种族隔离政策的主张者和信徒。他要南非白人从葡萄牙方面找线索，改变他们对南非黑种人民的态度。

他说：“如果实行这样的改变而且南非政府或南非白人发动反对种族隔离，这样的改变的后果一定波及南非以外。”

在最近沃斯特在白种人国会内提出声明后，赞比亚共和国总统肯尼思·孔达于十月二十六日在赞比亚大学内演讲，说如果南非政权准备寻求和平公正的解决，非洲随时准备依照关于南部非洲的宣言^(a)帮助建立和平改变的条件。

我听到有人从它的声明中断章取义，以配合南非的宣传。

我研究过博它先生在安全理事会内的声明^(b)，也曾密切地注意南非方面的最近的报告，希望白人社区和它的领袖可能最后放弃他们的永久征服非洲人的迷梦而准备寻求和平。

显然现在已有一些事迹可以证明，他们正在开始认识他们过去的途径是难以维持的。

但是照我看来他们的思想还是于现实距离太远，他们还没有准备接受和平的持久的解决办法的最低限度的先决条件。他们的想法似乎是，要将种族隔离“人道化”，或“改良”种族隔离，而并不是消除种族隔离。

他们答应结束一些所谓“微小的种族隔离”，照我的意见，这种“微小的种族隔离”丝毫不微小。它已经引起了极度的痛苦和紧张。按照微小的种族隔离法律——例如通行证法——每年约有一百万非洲人入狱。当然世界上人人欢迎消灭这个所谓“微小种族隔离”。

他们提出要增加非洲工人的工资，非洲工人现在的工资原是在饥饿线的水平以下。当然，世界上人人要欢迎改进黑色工人的工资。

他们现在计划在过分拥挤的非洲居留地作更大的投资，因为当地人民被迫在悲惨状况之下生活。当然，世界上人人欢迎这些居留地生活状况的任何改进。

(a) 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四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 106，文件 A/7754。

(b) 参看 S/PV.1800，第 27-56 页。

他们正在考虑对也受到种族歧视的印裔人民和有色人民少许让步。当然，我们不反对改善这些南非社区的情况。

但是，所有这些改革都不外乎稳定和巩固种族隔离制度。而且显然是要用这些改革来使黑人失和。该政权一方面扬言改革，另一方面却在加紧它对完全反对种族隔离及拒不参加任何种族隔离制度的黑人组织领袖的压迫。

该政权企图以接受种族隔离为交换条件对它所喜欢的黑人领袖们作出一些让步。对于这种人我们有一个名称。

我们不能不反对这些奸计，而且我们确信这种奸计不会得逞。

我们曾经一再强调，南非的根本问题并不是人道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只要解放运动领袖仍被监禁，只要仍然不同解放运动谈判，南非便不会得到解决。这是葡属各领土发展情况的第一个教训。

我们并未设法在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内拟定自由南非的宪法。我们已经承认并宣布南非的前途、应以全体男女平等为基础、取决于南非人民。

我们只要求：释放被监禁的解放运动领袖；让解放运动进行他们求自由的正当斗争；并由全体南非人民的真正合法代表协商决定该国前途。

南非政权竟然在一九六〇年沙佩维尔屠杀事件之后，违抗安全理事会、选择了借查禁南非非洲人民国民大会和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及依赖压迫人民领袖、从事冲突和战争的途径。如果现在南非白人要和和平，他们便须改变他们的途径。

南非政权代表在对安全理事会的发言中强调，他本国人民住在非洲，属于非洲，所以他们的前途也在非洲。我们欢迎这句话，假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他们不再自称是欧洲伸展到非洲的部分。我们已经声明过，只要非洲白人承认，他们是非洲人，只要他们不自称有权可以压迫非洲黑人，便不会有人反对南非白人。

南非政权代表也说，白人并不胜过黑人。他自称，他所属政权不容许有纯粹基于种族或肤色理由的歧视。我们知道得很清楚，这完全是不确的，这个政权是靠激起白人对“黑色危险”的恐惧而掌权的，而且它大大地加强了种族歧视和压迫。但是，如果南非政权愿意，即使是现在，作以不得有种族或肤色理由的歧视为基础

的谈判，我们相信能得到和平解决。

南非代表又自称他本国人民——南非荷裔人民——也曾经反抗过殖民统治，并说他们尊重自决权。我不愿评论一八九九年英国同博尔共和国间的战争，但要指出，这是一场漠视绝大多数南非人民权利的斗争。后来几十年的南非议会政治所含有的都是南非荷裔人同英国人间牺牲非洲黑人的交易。那个时代现在已经过去。现在构成绝大部分人民的黑人利益必须高于一切。

我也要回顾到，一八九九年的博尔人的斗争是一场死了数万人民的武装斗争。这是许多来自南非以外爱好自由的人民对南非荷裔人民作战的一次斗争。如果南非荷裔人民真是尊重他们自己的自由斗争，他们也应当同样尊重南非人民为他们的自由用一切方法所作的斗争。他们应当尊敬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领袖们；那些领袖们都是冒着他们的生命和自由的危险为解放而斗争的。

他们应当对象罗伯特·索布克威和纳尔逊·曼德拉那样的领袖人物当作南非爱国人士加以尊敬，并同他们讨论他们的共同的本土的前途。

当他们准备走这条路线时，他们将会得到整个非洲和全世界的祝福。

早几天据报艾伦·佩顿曾经说过，安全理事会的三票否决等于是南非白人的“暂缓执行死刑”。我认为这个词句并不十分恰切。没有人企图将南非白人处死。我曾经在我本人在安全理事会的发言中说过，驱逐南非并不是一件可以高兴的事情。^①我再呼吁南非依照联合国宪章原则循着和平解决的途径做去。白人社会在其现在的领导人物之下，依照其现行政策、走向自杀，而联合国同非洲统一组织是要设法把他们从灾祸之中挽救出来。

如果白人社会和它的领导者仍走他们目前的途径，国际社会便只有采取集体行动来消除种族隔离。首先，我们必须加倍努力执行禁运军火办法，以期尽量减少暴行的危险。我们必须加施经济和其他压力使白人社会了解它不能再继续它的现行

① 见S/PV.1797，第34至35页。

冲突路线。我们必须全力支援解放运动用他们所选择的一切方法争取自由的斗争，包括武装斗争在内。

可以考验自称反对种族隔离的政府或组织的，是它对这种集体措施的态度。

- - - - -